

在真善美的三弦琴上奏出强音

——“黄河之子”塞风逝世10周年祭

□张贻贝

“老贺快函”展现诗坛友情

如何评价塞风及其诗作?诗人丁芒在《琥珀有光》一文中赞塞风的诗“足以显示他在全国诗坛的艺术地位”,并为“这位老诗人长期如琥珀之被人沉埋”而感慨万千,大声疾呼:“我要急忙告知世人、也奉劝诗友们:我们应该重新认识、重新评价塞风!”参加过两次塞风诗研讨会,大家对塞风好评如潮,听到许多诸如塞风是“文气、骨气超人的老作家、老诗人”,塞风“精神矍铄,性格豪放,思路敏捷,诗情洋溢”,“塞风的诗是黄河,塞风这个人是黄河”等赞美之词。我不懂诗,不敢班门弄斧,我是先读懂塞风(李根红)其人而后去读他的诗作品。正如一位诗评家所言:读诗,如果不去探究其中的奥秘,不去寻根问底地追踪字里行间的隐藏,不去了解诗人的生平 and 遭际种种,是不够的。我想,此话不虚。塞风性情豪爽,颇有魏晋文人风度。

文坛评价塞风其人,诸如“慷慨、悲壮、传奇的人生”,“顽强的生命、是爱、是诗、是信念,更是诗人的追求与天职”,“黄河之子”等等。我觉得著名诗人贺老敬之先生对塞风的评价极具代表性。“老贺快函”(塞风语)对塞风其诗其人做了精当的评价,此函不曾见诸报刊,为存本真,全函照录:

塞风同志:

欣悉家乡济南召开您的作品研讨会,这是诗坛一大盛事,我和柯岩谨向您致以热烈的祝贺!

九年前我第一次给您的信中说过,早已读过你的“黄河,长江/是我两行混浊的眼泪”,它使我感到震撼,并说我的泪腺也和你的泪水相连。以后每年每月直到现在又不断读到你的新作,在仍然使我感到震撼的同时,更使我感到振奋。黄河、长江已不仅是你的两行眼泪,更是你的两道奔腾不息的诗行,是你生命的两条血浪汹涌的大动脉。

我曾说你的诗是“强者之诗”,是“在你的‘真善美三弦琴’上奏出的时代之音、民族之音、人民之音。”因此,在1996年济南第一次召开的你的作品研讨会上,我说“朗读你的诗,发言谈你的诗,我不能坐着而必须站起来”。这是那时我的真实心情,直到今天仍是如此。这不仅是为了表示对诗人的尊敬,同时因为诗本身使我——我想也会使别人挺身而出。

我在前述的那封信中又说过,“过去若干年来诗歌界对你的诗似乎注意不不够。”这样说也许不是很准确。至少近年来我看到诗歌界和广大读者以及领导部门对你十分重视,许多评论文章对你做了高度评价和深入的分析。这使作为你的热心读者和诗友的我感到非常兴奋。

现在,又一次召开你的作品研讨会,我相信这将使你所坚守的人生信念和价值取向、你的艺术精神和审美追求,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和尊敬,获得更广泛的知音。同时,也会更深入地研讨你创作的成功经验并进一步提出新的希望,这将使我和众多诗友们再次获益。祝研讨会圆满成功!

愿您保重身体,健康长寿,并烦请代问李枫同志好!

贺敬之

2004年4月20日,北京。

早在写这封信的10年前,1994年9月2日,贺敬之给诗人桑恒昌的信中说:“我喜欢塞风的诗,可惜与作者素不相识”。就是这位“素不相识”者,十年后发出这封“快函”,对塞风诗“真善美三弦琴”推崇的高度、厚重,让人震撼;对塞风本人的尊敬,放低自己身段的谦卑,更让人感到“快函”人的高贵。三国曹丕《典论》说:“文人相轻,自古而然”,不是没有道理。但敬之先生对塞风的评价是:对古论的颠覆,历来文人相轻的陋习一扫而空。“快函”没有吹捧的浅薄,也没有丝毫的功利。“快函”是诗坛上一颗闪亮的明珠,也是诗坛友情的典范,生动展现了塞风的风采。

琥珀有光,“内方外圆我做不到”

我们再看看塞风是如何评价自己的?信是灵魂的袒露,也多有私密性,不妨摘录几段塞风写给我的信:“清高、孤僻是我的致命伤”,“我有很多缺点和错误,凡事好思虑,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,虽不便乱发表,但也往往引起烦恼”,“‘内方外圆’我做不到,也不去要求别人做到”,“对文学(小说、诗),我是无比酷爱的”,“由于历史的变迁,在十多年前我就割断了一切社会关系,在漫长的岁月中,逐渐与您建立了友情,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,如同沙漠中一片绿洲,干枯中一池清泉”,“同您推心置腹的谈心,是一件快事,也是我们多年的习惯”。

塞风讲了自己清高、倔强的性格和爱好;讲交友的准则和历史变迁的心理路程。下面两封信,塞风讲他苦难的经历,再就是离休后再创的业绩。

“二十多年来,我的精神和肉体够苦的吧?但我就靠信念活着。我什么活没有干过,都没有把我压倒,而且干得出色,因为我有一个精神支柱。我在任何条件下,从来不出卖良心,忠于生活,乐在其中。”

“今年,我已七十有五,虽然坎坷了大半年,但心灵还是充实的。离休后,出版了六本诗集,半数以上获了奖……市电视台给我拍的专题片《黄河之子——诗人塞风》,至少放映半小时,已剪辑完毕,即将送中央电视台,参加全国‘星光奖’角逐。”(已获奖)

不论出于诗友的评价,还是塞风自我表述,塞风就是这样鲜活的一个人。

当今天写这篇纪念文稿时,我反复读着根红给我的40余封书信,激动不已,时时眼含着泪花,就在他去世前一个月还在关爱着我,三次上书让我参加他的诗歌研讨会。在研讨会上,与会人大都拿到一本《中华作家》杂志,杂志上有我写塞风的文章。此前,塞风看这篇小稿时,建议我把稿子寄给老贺(贺敬之)看看。我说,怎么能去麻烦贺部长呢?根红坚持说,老贺人很好,一点架子也没有,对我非常关心,一定要寄给他。真的,我也亲身感受到贺敬之先生平易近人的温暖。他用毛笔给我两页复信:“张贻贝同志:来信并文章打印件收到多时,因眼疾加重,读写困难,迟复祈谅。尊作读后,感到很好。你用生动的文笔叙述的这段往事,对多侧面地了解和研究塞风同志很有帮助……”遗憾的是先生的信写于2005年2月21日,塞风过世半年有余了。



诗人塞风



作家萧军为塞风题诗

时光如梭,不觉间,诗人塞风已驾鹤仙逝整整10年了。10年间,怀念的思绪总是丝丝缕缕涌上心头,因为,有太多感人的往事铭刻心间,有太多难忘的瞬间成为珍贵的记忆。

2004年5月23日,济南市委宣传部和济南市文联举办塞风诗歌研讨会。6月19日,惊悉塞风突然病逝噩耗!当时,杂志社约我写篇纪念塞风的文章,我真的拿不起笔来,写纪念文章是极其痛苦的事,总觉得他仍然活在我们身边。眼下,我已到风烛残年,再不写真没有机会了。



本文作者(右)当年与塞风在一起

人文齐鲁

青末了

2015.3.26

星期四

齐鲁晚报

A21-A24

阅人文

知齐鲁

刊前絮语 期盼,“黄河之子” 立于黄河之滨

□徐静

“面对西北角/早已义愤填膺//我拉圆/大地的弓。”

1937年,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,16岁的塞风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诗作——《弓》。这首短诗只有18个字,却博得一片好评。自此,原名李根红的诗人塞风开始了以黄河为题材,以表现民族和人民精神为主题的文学创作生涯。他一生累计创作诗歌近3000首,因作品多以黄河为题材,被誉为“黄河之子”。

作为与诗人塞风有多年往来的挚友,张贻贝先生在塞风逝世10周年之际所写的纪念文章情真真、意切切。从文章中,还得知了著名诗人贺敬之与塞风的一段珍贵友谊,看到他们走过的人生足迹,我们更加为他们自豪和骄傲,心中更充满由衷的尊敬。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曾对其诗作做过这样的评价:“他是精神的执火者,是一个纯粹的人,是一个不败者。我从他的诗章中,始终感受着着火一样的热烈。一个人能像他那样不倦地歌唱,为正义和爱不停地奔走呼号,就是一个奇迹……”几年来,作者奔走忙碌,谋划为这位“黄河之子”在黄河公园立一尊塑像,塑像底座将镌刻上贺敬之先生题塞风的著名诗句:黄河、长江/我两行浑浊的眼泪。著名雕刻艺术家山东艺术学院池清泉教授非常赞同这一设想,并说:“黄河公园多了一个景点,对提升公园文化氛围大有裨益。”池教授不顾高龄愿为塞风肖像雕塑,同样令人感动。不过,美好的意愿还在路上,尚需多方支持才能得以实现。

“老地标”栏目今天带我们登上了刘公岛,去看看中西合璧的西摩尔街。作为我省第一批35个历史文化街区之一,西摩尔街是英租威海卫时期刘公岛上的一条主商业街。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过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,保存文物特别丰富,历史建筑集中成片,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及历史风貌的街区。它是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,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。西摩尔街入选山东省第一批历史文化街区,充分展现了威海的地域文化以及刘公岛特殊的历史底蕴。尤为珍贵的是,西摩尔街区的面貌基本没有受到破坏,当时的商业建筑也相对保存完整。走在时光雕刻、弥漫着海水气息的街道上,浏览带有旧商号印迹的店铺,品味被历史浸染过的建筑,谁说岁月不留痕?

►父亲年轻时的照片

▼部队喜报



□辛夷

1956年初秋,华北平原正是绿波荡漾、百果待熟的时节。

那时,父亲在乐陵中学读初中。又是周末,父亲正在教室里和同学们吃饭。司务长突然走进来,说:“王青春,下周你再交不上生活费,就不用来了。”要强的父亲立马放下筷子走出教室。他要去筹措生活费。

其实,家里当时是供得起父亲上学的,只是祖母去世早,曾祖父不愿让父亲上学,怕他学好了,会离开家乡。于是曾祖父下令,不给父亲生活费,让他知难而退。转了一圈,父亲也没有借到生活费,一气之下他辍学走进了征兵的行列。

新兵们直接开到东北。来到东北,父亲才知道他是赴朝鲜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中一员。父亲想到即将离开故乡,奔赴异国他乡,还不知何日归来,心中未免惆怅;又想到终于脱离了封建家庭,可以自由地学习工作,心里亮堂了许多。父亲脱下身上的衣服,穿上军装,把旧衣服包好,直接寄回了家乡,算是告诉家人,他当兵保卫祖国去了。

父亲和战友们雄赳赳、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,来到了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。那时,战争双方虽已在停战协议上签字,可美国等国并未撤兵。父亲和战友们依然加紧训练,准备作战。

父亲性格刚毅,不愿服输,

再加之从小舍得吃苦,训练时冲在前头,很快在部队脱颖而出。父亲因训练成绩突出,部队授予他一级技术能手称号,并发了喜报。父亲得了喜报,用中朝两种文字在背面写上获奖感言,寄回了家乡。

曾祖父接到父亲寄回的喜报,泪流满面。一是父亲为他争了光,他十分高兴;二是父亲能得到这个喜报,不知在异国他乡受了多少罪,吃了多少苦,都是自己逼走了父亲,所以十分心疼和自责。曾祖父把父亲的喜报珍藏起来,想父亲时就拿出来瞧瞧。

后来,父亲回国后转业。曾祖父把这张珍贵的喜报还给父亲,让他自己好好保管。



老照片
飞越鸭绿江的喜报